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

清史初得

王政尧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清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清史初得

王政尧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王政尧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初得/王政尧著.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0.6
(满族 (清代) 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7-80722-948-3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清代 IV. ①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7202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2³/₄

字 数: 320千字

插 页: 1

印 数: 1-2000

出版时间: 2010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佟 强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姚飞天

定 价: 3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51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自序

本书是笔者在2004年出版的《清史述得》的姐妹篇。自1979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从康熙统一台湾的一道谕旨谈起》为始，本书是我三十年的部分论著合集，我为是书名之曰《清史初得》，意在说明我在研习清史起步阶段的初步心得，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即此意也。同时，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同样也是在不同领域研究的初步心得。二者合一，故称此书名。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本书分为《“宣南”篇》《〈传稿〉篇》《人物篇》《“燕行”篇》。

有清一代的历史中，“宣南”首先是一个地域名称，明代在当时前门大街以西建有五个坊，其中就有“宣南坊”，清廷定都北京后，“宣南”一词更多地泛指京师外城以西、宣武门以南的地区，这在当时士人诗文中经常出现，而京剧正是在这里诞生。在清代戏剧文化发展史中，京剧不仅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同时还在宣南戏剧文化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为此，本书的“宣南”篇就从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谈起。

将《“宣南”篇》列为本书的首篇，其中还有我同“宣南”的不解之缘。

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我自幼喜爱京剧。20世纪50年代中期，举家迁到前门外，我也从国子监附近的国学胡同小学转到南新华街小学。对于新居周围的情况，我很快熟悉了。除了上学读书之外，其他时间则是听戏（收音机）、看戏。于是，三庆、中和、庆乐、民主、

华北、广和等剧场就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京剧的魅力使我产生了投身京剧殿堂的梦想。上小学时，父母不同意我报考戏曲学校；中学毕业前夕，校领导又将我作为保送名额推荐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我喜爱的是京剧，话剧对我可谓“隔行如隔山”，其结果不言而喻；1966年，大学毕业在望，从系总支老师那里传出了我将分配到今天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因是该院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要一名既学历史、最好是学中国古代史，又喜爱京剧的毕业生。于是，老师们当做一件高兴的事就流露出来了。可惜，“文革”开始，一切全乱套，更谈不上我心仪已久的艺术研究院了！1968年，我被分配到北京门头沟区沿河城学校，那里有一座古戏楼，我在那里清唱过数次现代戏，至今历历在目，为我操琴的是我的好同事李海林老师。等到我们二人先后调到区师范学校之时，我们的演唱队伍又增了一位京二胡，那就是我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李欣华老师。有时，我和海林在宿舍休息时过过瘾，李主任只要手边无事，便提着二胡循声而至，真可谓苦中求乐啊……如今，李主任已去找他的令尊李大钊先生去了；而我的父亲、这位著名的老中医也因“文革”而病逝，距今整整40年了。往事历历，怎堪回首！就这样，我始终没有进入京剧的殿堂，然而，我在这50余年积累的京剧和其他戏剧方面的知识，确为我撰写《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时奠定了重要基础。京剧在宣南诞生，在北京成长，在上海定名，在全国发展，京剧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因此，本书在《“宣南”篇》中有关戏剧文化的文章便是2005年出版的这本拙著的继续。这几篇在研究中的新收获，列入《初得》是恰当的。

《〈传稿〉篇》是我参加原清史编委会指导下撰写的《清代人物传稿》的一部分。自1980年10月起，我先后撰写了该书上册的第一、三、五、八卷的部分人物。需要指出的是，《〈传稿〉篇》的汉官们，他们同样要居住在宣南或南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宣南”

篇》的续篇。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他们中间很多人的住址及其生活状况都很难查找，尽管如此，如笔者撰写的李光地、陈廷敬、高士奇、朱彝尊等人和其他 500 多位名臣名士，他们在宣南的住址和其他情况均有据可查。毋庸置疑，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们于京师期间不长期生活在宣南或南城，又能住在哪里呢？！对此，笔者在本书首篇事关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专有论述。同时，在撰写《清代人物传稿》和相关研究过程中，我对一些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于是，以诸多史料为基础，就有了本书《人物篇》内关于“二魏”、黄宗羲、郑成功、施琅等人的研究。笔者在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清史述得》中也有一些其他人物的评述。

《“燕行”篇》是本书的最后一篇。有清一代，朝鲜的来华使节将使清之行视为“燕京之行”，这些使节被称之为“燕行使”，他们将其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些著作统称为《燕行录》。本篇论述《燕行录》的内容即此意也。系列著作《燕行录》是研究朝鲜史、中朝文化史、清史、东北史和北京史的重要文献，这几篇《初得》之论希望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

自 1968 年开始，我就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告老还乡之后，我依然乐此不疲。这几年，从名师讲坛到国家大剧院，从中国人民大学到中国戏曲学院，从宣南文化讲坛到椿树杯票友大赛，多次应邀前往。每讲一课，都有新的感受，每讲一讲，都在寻找不足。授课期间，我有总结，有提高，讲出激情，撞出灵感，产生新意，并用于同类论著之中。如此往复，真一大乐也……

1978 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建所之年。同一年，我在通过了清史所面试、笔试之后，于 1979 年 3 月正式调入本所，因此，今年是我在清史所的第三十个年头，我也由一名中年学子而迈入花甲行列。在这三十年间，我在本所除了教学、科研，另一个长期兼职则是任职《清史研究》。该刊的前身是《清史研究通讯》，1990 年更名

为《清史研究》至今，而我在此编辑部兼职工作凡十五年，时间是1987年至2002年。先是任职编辑部主任，后自1990年起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其间，在1994年前后，本所领导不仅要我在兼任以上两个职务的同时，再任执行主编之事，而且，还要我在1995年前后向继任者讲解本刊特点与日常工作，指导其如何在本刊任职主编等等。简言之，在编辑部这十五年，其间甘苦，同仁是知；个中辛劳，一言难尽……我认为：在回顾《清史研究》三十年的历史时，这段史实是不应被“疏忽”的！具体情况，容当另叙。

我自工作岗位全面退下来之后，在调整作息、开始新生活的同时，继续落笔耕耘，读爱读之书，写爱写之文，做爱做之课题。自2003年至今，出版了三本书，除本书之外，尚有2004年的《清史述得》、2005年的《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合作著作已出版的有《中国事典·清朝卷》《清朝通史·康熙朝》《施琅与两岸统一》《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中国考试大辞典》，即将出版的有《中国大通史·清朝卷》等；译著：[美]《清代名人传略》上卷等。此外，还发表文章二十余篇。我的感受是：夕阳真是无限好啊……

如今，我已过了“摔块肉”的年龄，大学者黄宗羲曾有诗云：“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转头三十余年事，不道消磨只数声。”对于黄老夫子的这首晚年之作，我有了更深的感悟，同时，我更喜欢的是清代名臣陈廷敬的两句诗：“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

与您共勉，继续努力。

是为序。

王政尧

2009年6月

于北京城南荷香

目 录

自序	1
----------	---

“宣南”篇

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与梨园名宿的贡献	3
朝鲜文献中的宣南文化	24
关于“京剧”之名的由来及其重要意义	
——且看京师宣南与“京剧”之名的诞生	28
宣南艺人与清后期内廷戏剧文化的蓬勃发展	39
宣南第一名票张二奎卒于咸丰十年之不确	45
《车王府曲本》研究初得	
——兼议传承宣南文化的重要意义	48

《传稿》篇

车克、佟养性、罗绣锦	73
魏裔介、魏琯、李嗣	86
李森先、冯铨	103
朱由榔、金堡、陈邦彦、马吉翔	115
李成栋、金声桓	143
李光地、魏象枢	158
张英、赵申乔	178
杨起隆	194

姚启圣、吴兴祚、杨捷、蓝理	199
黄梧、施琅、刘国轩	225

人物篇

“开辟荆榛逐荷夷”

——简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	253
------------------------	-----

康熙帝与施琅	272
--------------	-----

“耕凿从今九壤同”

——简论施琅在发展两岸关系方面的贡献	277
--------------------------	-----

黄宗羲	290
-----------	-----

“二魏”比评	319
--------------	-----

勇而善谋 尽忠清廷

——简析平南亲王尚可喜与康熙帝撤藩	334
-------------------------	-----

“燕行”篇

《燕行录》：17—19 世纪中朝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341
--------------------------------	-----

《燕行录》与清代幻术研究

——兼议登州幻术名家冯氏女	349
---------------------	-----

《赵氏孤儿》与中韩文化交流	359
---------------------	-----

《燕行录》：中朝戏剧文化的历史长卷	369
-------------------------	-----

《燕行录》与清代中朝文化交流	378
----------------------	-----

承德：“长城外要塞之地”“塞北一大都会也”

——从《燕行录》等外国文献看承德文化的历史核心	393
-------------------------------	-----

后记	397
----------	-----

『宣南』

篇

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 与梨园名宿的贡献

一 出了名的“戏窝子”

顺治五年八月十九日（1648年10月5日），清初统治者以顺治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强制居住在内城的汉族官民尽迁南城的谕旨，全文如下：

谕户部等衙门，京城汉官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争端日起，劫杀抢夺，而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似此何日清宁？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买卖取价，各从其便；朕重念迁徙累民，著户工二部，详察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此银不可发与该管官员人等给散，令各亲身赴户部衙门，当堂领取，务使迁徙之人，得蒙实惠；六部、都察院、翰林院、顺天府，及大小各衙门，书办吏役人等，若系看守仓库，原住衙门内者，勿动，另住者尽行搬移；寺院庙宇居住僧道，勿动，寺庙外居住者，尽行搬移；若俗人焚香往来，日间不禁，不许留宿过夜，如有违犯，其

该寺庙僧道，量事轻重问罪，著礼部详细稽查；凡应迁徙之人，先给赏银，听其择便，定限来岁，岁终搬尽。著该部传谕通知。^①

笔者根据已查阅的王（先谦）氏《十朝东华录》、蒋氏（良骥）《东华录》、清内阁大库旧藏《多尔袞摄政日记》等相关史著得知，上引史料是清初统治者强制搬迁内城汉族官民人等的最详尽的“上谕”，它将本次搬迁汉族官民的原因、目的、拆迁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一一记录在案。可是，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明显带有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令对于“上谕”中“每间给银四两”等善后措施又能兑现多少呢？同时，这道谕旨距清军入京已经四年又三个月，显然，这不是多尔袞等人强迁汉族官民最早的命令。

实际上，满族统治者自入关之初，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圈占京师东中西城汉族人居住的大量房屋，并在相关记载中露出了马脚。

顺治元年六月初十日（1644年7月13日），多尔袞谕曰：“京城内官民房屋被圈者，皆免三年赋税。其中有与被圈房屋之人同居者，亦免一年赋税。”^②

关于这件事的原由始末，《实录》等官书未载。但是，在同年十月初十日顺治帝的即位诏书中强调，“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当改革之初，更属变通之会”的同时^③，明确提出了“合行条例”五十五款，其中，上引之事专列一款，足见其事态的严重性，其文曰：“京都兵民，分城居住，原取两便，实不得已，其东中西三城官民，已经迁徙者，所有田地，应纳租赋，不拘坐落何处，概准蠲免三年，以顺治三年十二月终为止。其南北二城，虽未迁徙而房屋被人分居

①《清世祖实录》卷40，第9—10页，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版。下同。

②《清世祖实录》卷5，第15页。

③《清世祖实录》卷9，第10—11、13页。

者，所有田地，应纳租赋，不拘坐落何处，准免一年，以顺治元年十二月终为止。”

那么，当时因强拆原住民出现了怎样的情况而迫使清初统治者如此重视呢？顺治元年五月十一日（1644年6月15日）多尔衮下令：京城之半屯兵，驱民出城，并以南城为民居，尽圈东城、西城、北城，中城为八旗军兵营之地，“限期既迫，妇孺惊惶，扶老携幼，无可栖止，惨不可言……”^①是时，距多尔衮进入北京仅仅九天！

毋庸讳言，满族统治者的这些举措，对汉族官民，特别是京城广大汉族人民，无疑是一场沉重的灾难。他们被迫抛家舍业，迁徙南城，其中，梨园行的演职员则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在清军执行多尔衮这一命令过程中，不知有多少包括梨园行在内的汉民的房产被低价强买，甚至强行霸占！因此，自顺治元年开始的大量圈占京城汉族官民房屋的行动，到处浸透着斑斑血泪，处处留下了累累创伤！

当梨园行的演职员携家带眷，勉强安顿在涵盖宣武门以南的南城地区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同原住在这里的梨园行同仁们逐渐由相识到相知，并逐渐形成了与清代相伴始终的“唱戏的不离韩家潭”的新的居住圈。从《京腔十三绝》到魏长生等人唱红北京，从徽班进京到《同光十三绝》，都是如此。时到今日，以他们的住址、故居而有迹可寻者，仍有上百人之多，请参见本文内的《清代梨园名家居住简表》。本表除排列梨园名家居住地外，对其生卒年、演出剧种、行当、祖籍等，力求都有交代，限于笔者的学识，难免疏漏，请指正。

除了以上《简表》内列出的80人之外，至今只知其住址，其余栏目待查者还有：住韩家潭（今韩家胡同）的有孙采珠、吴燕芳、

^① 张怡：《澠闻续笔》卷1。

吴巧福、陈桐仙、张彩仙、张宝兰、王兰香、孟金喜、果湘林、杨韵芳等 10 人；住陕西巷的有张敬福、张天元、孔元福；住百顺胡同的有朱小霞、孙梅云、胡素仙、李紫珊、韩宝芬、孙棣棠；住大外廊营的有吴顺林；住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的有陈顺林、朱小喜、陈啸云；住猪毛胡同（今朱茅胡同）的有郑秀兰；住东椿树胡同的有江顺仙等^①。本部分共计 25 人，连同《简表》的人数，总计 105 人，可否是清代历朝名伶的百分之一？仅此，居住在韩家潭的人数已相当于以上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关于韩家潭的地理方位，《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写道：“（韩家胡同）位于宣武区东北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辖域西南部，北邻铁树斜街。东西走向。东起陕西巷，西止五道街，中与大、小外廊营胡同，大、小百顺胡同相交。长约 360 米，宽 5.7 米。……附近地势低洼，明朝有凉水河支岔流经，积水成潭，故此街原名寒葭潭。清代内阁学士韩元少（江苏人，康熙四十三年即公元 1704 年卒）曾居于此，故又称韩家潭。”^②需要说明的是，韩元少，本名韩莢，字元少，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 年），江苏苏州人，康熙十二年状元。他并非只做到内阁学士。康熙三十四年，韩莢奉命主纂大清《一统志》，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三十九年，充经筵讲官，任礼部尚书。此后，他虽再三乞休，康熙帝不准，又赐“笃志经学、润色鸿业”匾额。康熙四十三年，卒于任所。后谥“文懿”。韩莢一

① 本文所述名伶故居情况，参见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年版；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1985 年中国戏曲艺术中心编；王世仁、于得祥：《宜南鸿雪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 年版；《宣武文史》第六辑，1997 年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刘嵩昆：《梨园轶闻》，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年版；郑伯奇、李金龙：《宜南文化便览》，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年版；李德平：《北京宣武百科全书》，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年版。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第 223 页，《政区聚落地名篇·韩家胡同》，北京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

生正直敢言，廉洁自律。著有《有怀堂诗文稿》^①。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韩家潭这一地名一直沿用达 250 年左右的历史原因了。

当我们清楚了韩家潭在北京宣南的历史沿革和周边情况之后，那些耳熟能详的地名及其梨园界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众多居民们再一次向人们证实了“唱戏的不离韩家潭”。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这里生息繁衍，办戏班，教徒弟，传子孙，世代传承，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交口称赞的梨园世家和享誉京师的戏班。

自清至今，我们可以列出一连串三代以上的居住在宣南的梨园世家或京剧世家，如迟门七代（以“京腔十三绝”之财官即迟宝财最为著名）；谭门七代（以“四海一人”谭鑫培最为著名）；萧门五代（以皮黄大丑、京剧教育家萧长华功在当代、享名后世）；余门三代（老《三鼎甲》之一余三胜、《同光十三绝》之一余紫云、“四大须生”之首余叔岩）；梅门五代（以《同光十三绝》之一梅巧玲、“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最为著名）；朱门五代（以昆曲名旦朱霞芬、京剧名丑朱斌仙极为著名）；孙门四代（有孙心兰、孙怡云著名旦角）；茹门四代（有大武生茹来卿、名小生茹富兰等）；阎门四代（有名武旦“九阵风”阎岚秋、阎世善等京剧名家）；杨门三代（有名旦杨朵仙、著名琴师杨宝忠、后“四大须生”之一杨宝森等）。其他如连续二代名著于世的京剧名家：程长庚与程章圃、张二奎与张万年、杨月楼与杨小楼、陆玉凤与陆华云等父子相承的梨园名宿则不胜枚举。

光绪二年二月七日（1876 年 3 月 2 日），“京剧”之名在上海《申报》诞生。当“京剧”之名在上海出现并使用之时，正是京剧姓“京”之后，京师名家辈出，已处于第一次高潮的形成之中。其间，

^① 参见王鍾翰点校：《清史列传》卷 9，《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六·韩葵》等传记史著，中华书局 1987 年 11 月版。

以《同光十三绝》最具代表性，而笔者在《“宣南”篇》另一文转录的《图绘伶伦》列举的诸多名家，有四位都是《十三绝》中的领军人物，如程长庚、徐小香、刘赶三、时小福，连同文内提到的魏长生、余三胜等梨园名宿，他们都住在宣南。而且，相临很近。这就使笔者再一次想起梨园界那句老话：“人不辞路，虎不离山，唱戏的不离韩家潭。”

综上所述，可知：自顺治元年始，直到清末民初，梨园行的演职员们世代居住在宣南，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学戏练功，排戏公演，课徒授艺，组班交流。因此，京师宣南在清代、特别是康乾以降，那可是出人、出戏、出了名的“戏窝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清代宣南戏剧文化，而宣南戏剧文化以其多样性、开创性、包容性和可融性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宣南平民文化的核心，闪烁着京师民间文化的辉煌。与此同时，大量的汉族官员、士人或居住宣南，或借住宣南会馆，他们关心国事，诗酒唱和，有些则成为改革近代中国社会的先驱，从而形成了具有宣南特色的士人文化，以上两种文化（指以戏剧、特别是京剧为主的平民文化和士人文化），基本构成了清代宣南文化。其间，那些梨园界名宿正是从这片土地走向首都的舞台，走向天津、扬州、上海等大码头，为清代戏剧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附：清代梨园名家居住宣南简表

姓名	居住地	生卒年	演出剧种	行当	祖籍	备注
迟财官 (才官)	迟家胡同（今并入永安路）		高腔 (京腔)	武生		
魏长生	粮食店街南口惠济祠 (天寿堂)	1744— 1803 年	秦腔	花旦	四川金堂	